



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 編
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

金 鳳 凰

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2年·西 宁

金 凤 凰

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
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编

*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青海印刷厂印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·印张 $5\frac{9}{16}$ ·125千字

1962年6月第1版 196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·1—35,690

*

统一书号：·10397·276

定 价：(3)0.63元

目 录

小 說

金凤凰	高 驥 (1)
吹鹿哨的孩子	梁 泊 (16)
嫂嫂	宋紹明 (26)
老矿工	苟文杰 (37)
阿兰山探宝記	程起駿 (46)
机耕队长	程起駿 (60)
播种时节	蕭霖金 (74)
調查調查	王志忠 (84)
凤姐	郝輝庭 (94)
春潮	赵希向 (104)
新队长	徐 联 (111)
一架步犁	董才什点 (121)

散文·特写

长江源散記	齐 克 (126)
在巴顏喀喇山之巔	欧华国 (136)
鹿場一女孩	譚之仁 (142)
在黄河上游	王吾增 (150)
雪山里的輕騎兵	吾 增 巧 玲 (160)
柯柯盐湖札記	王云甫 (170)

金 凤 凰

高 驥

老場长从省城里带回两只雞。很平常的一只母雞和一只公雞，却带来了一场不平常的爭論。

雞是他老战友的爱人給的，說是看他身体不太好，这点小小的贈礼，一来对于战斗在高原上的人們是个新鮮；二来也可以起點滋补的作用。千里送鵝毛，礼輕情意重，送礼的人对于礼物的選擇，看来費了一番脑筋；收礼的人对于礼物的处理，也花費了不少心思——給誰呢？不管給誰，老場长反正下了决心，自己絕不独享。

老場长回到农場場部，要把雞送給家里孩子多、又經常念叨家乡辣子雞好吃的刘副場长，首先遭到了严詞拒絕。再給老陈、老史、老朱、小王……人們又都笑笑謝絕了。稀罕的礼物，倒象成了两块热紅的炭火，吃不了，兜不走，一沾燙坏手。

这天下午，老場长在田間路上，碰到了生产科王科长的爱人白靜珍，二人說过一番家常，白靜珍驀地把話題一轉：“場长，听說你带回两只雞沒法开銷，給我吧！”

老場长听罢一楞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說：“这可是求之难得，好好，赶快跟我去拿，走走。”

白靜珍抱着两只嘎嘎咯咯乱叫的雞儿，穿过办公室和几排宿舍进了家，立刻給它們松了綁，拿过飯水，一会儿向雞打着亲热的招呼，一会儿和雞对楞着相面，又追着雞儿打轉，强迫它們飲

水吃飯。仿佛她突然年輕了二十多歲，又回到了束着一條小辮、趕着一群雞時的童年時代。

正在她十分得意之際，忽然房門哐啷一响，白靜珍抬頭一看，來者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丈夫王繼良。王繼良可不是平常那樣的王繼良，他氣呼呼，雄糾糾，雙手插腰，咄咄逼人地站在白靜珍面前。

“喲！進家沒說一句話，這是怎麼啦！”白靜珍一面拍打着手，一面站起來笑着說：“你快照照鏡子，活賽過斗架的公雞。”

“雞——一輩子沒見過雞。”老王只從牙縫里擠出了這句話，一轉身噔地坐在椅子上，再沒話講。好家伙，這可真中了一句俗語：無名火起三千丈。

白靜珍對於老王的脾氣秉性是深知的。老王這個人平日不易動肝火，一旦動起火來就大生悶氣，勸也沒用，可是過不了多久，他會不問自招的。所以白靜珍心裡沒氣也順勢板着臉，操到老王跟前一碗開水，仍去照顧她的雞兒。

這樣對峙了約摸一刻鐘，她幾次偷看老王的舉動，開始暗自覺得好笑，十几年的夫妻了，有時兩人還象个孩子。後來看老王一再堅持着那種僵怒的姿勢，她心裡也就不由得犯開了嘀咕：怎麼啦？這位老兄！今天的怒氣可非同小可，是他的試驗田出了問題，還是工作上出了漏洞？不行，還是應當勸勸他。

白靜珍正欲開腔，王繼良卻挺身而起，伸手指一指，神色嚴厲，語調鏗鏘中帶有顫韻：“你——你快給我送回去。”

“給你送什麼呀？”

“你說什麼呀，還有什麼呀，雞！”

原來如此，白靜珍忍不住撲哧笑出聲來：“哎呀呀，就為這

点小事啊！我的天，这多不值得。”

老王呸地捶了一下桌子，也打开了心中的閘門，滿腔怒潮湧而出：“你看着什么都是小事，我看你越来越不象話，心眼比米粒还小，貪便宜愛小。我真沒想到，你会变得这么不懂人情世故，誰不知道雞肉好吃，唯独我王繼良的老婆比別人聰明——”

沒待老王說完，白靜珍騰地站了起來，眼里射出刺人的光芒；丈夫的言語，象鋼針扎在了她的心上。

“你不要这么挖苦人，你王繼良是你王繼良，我白靜珍是我白靜珍，我丟了你什么人？你是場里的先進标兵，我也不是馬尾巴后面的塵土，你說清指明，哪件事我要板挺不直！还怪不錯的呢，你这是奚落誰？不行，咱到支部去評說評說。”

這位抗日戰爭中的村婦救會委員、土改中的模範黨員，現下全場家屬委員會的副主任白靜珍，一席話兒，句句敦昂，頓時以絕對優勢壓倒了對方。老王嚥了几下喉嚨，盡力克制自己，使自己的感情進入平心靜氣、研討問題、解決問題為的狀態，以前激動的聲調消失了，他緩緩地說：“同志，用不着急躁嘛！”

“得啦罷，你別这么打哭了哄笑的，又是誰急躁？”白靜珍一步不讓地進攻。“有話擺在當面，別拐彎抹角。”

“沒什麼可嚷的，同志，咱用不到靜說過五關斬六將，過去越光榮，一對比現在更不應該。我拐什麼彎呀，直對你說，人家都首先想到首長，唯独咱搶着把雞端回家——”

“我‘端’什麼，明放大擺地抱回來的。”

“端着，抱着，反正是一個樣，你就沒考慮到影響。唉？同志，你好好想想，別人該說什麼呀？你，你你你——”你字以後的話沒有說出口，無聲的語言凝聚在他那顫抖的咀角上。滿屋子裡的空氣，好象也在劇烈地顫抖着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白靜珍深长地叹了口气，怔怔地盯着紧挤在墙角的鷄，問老王道：“先甭管別人說些什么，你說你的看法吧！”

“我有什么呀，还不是为了你着想。”老王笑了笑，批評中帶着劝慰：“馬上糾正也就算啦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觉，不然就不能吃苦在先，而会見到便宜就貪。依我說呀，一句話，今晚上偷偷送回去。”

“我呀，偏要在大白天举在头上送回去。”

“那也好哇，我不反对。我这就去开会，回头見。”老王以为爱人已經心悅誠服地承認錯誤了，不由心头大快，乐得乘机下台，夺門便走。当他拉門时，白靜珍突然喊了一声“你——”但是你字以后的話沒講出口，她現下再沒有心思講什么了。

孩子們放学回家，圍着媽媽報告他們一天的見聞，聚攏來和两只鷄逗耍，向媽媽追問鷄的由来，屋中笑声盪漾，孩子們热烈欢騰，而媽媽心里却思潮翻滾，极不平靜。……

时至深夜，老王回到家，見白靜珍还在床边呆坐，便大声說道：“你呀，怀的什么鬼胎？”白靜珍急忙輕声噓止，示意不要惊醒孩子。老王悄悄走近，把妻子請到桌子这边来，繼而笑道：

“老場长方才給了我一个任务。”靜珍淡淡地問道：“是不是馬上办土化肥厂？”老王搖了搖頭，靜珍也沒有再問。

“这任务和你有关系。”

“夷！怎么和我有关系？是不是明天又选种籽？”

“不是。你別再装腔作勢了，把我給蒙在鼓里。”老王說着，低头搜尋，見两只鷄兒正在桌下盘头大睡。他禁不住用双手紧紧按住靜珍的肩膀。“老場长說得好逗，說你拿鷄走的那工夫，跳跳蹦蹦的簡直成了个小姑娘，他便断定你要当个鷄場場长了。他叫我这个生产科长在物力上、精力上大力支援你，全力为場长

您服务呢！”

他說着，緊望着靜珍的臉色。只見晶瑩的兩顆淚珠，轉動在靜珍的眼眶里。老王一時不知所措了，遲疑了片刻，才說：“是不是怪我方才態度太生硬？唉，我是怕，是怕——”

“得啦罷！”靜珍推開了丈夫撫在肩头上的大手，一面搖頭一面破涕為笑。“算啦，好老王咧，組織上了解我，領導上了解我；只要黨了解我，我什么都不怕，這就是我最大的力量。不過你方才走了，我又細想過，真要是有人說個閒言碎語的，我是你的愛人，你是場里的一個領導，要影響你的威信。一個領導人沒了威信，豈不象一個人沒了眼睛。”

“屁的威信！威信是要用鐵的事實來建立的。你要這樣想，可，可未免有點有點……”老王用手狠狠地擦了一下發熱的臉膛。“得啦，怪我官僚主義，好吧！我是為了維護你，怕的是真有人說些閒話，結果倒是我第一個傷了你的心。”

“誰愛說啥就說啥，我才不怕哩。我就養下這兩只雞，誰要是說個啥，就勞他費些唾沫，到明年我就送他兩只雞娃，作個酬謝。可有一宗，他可得好好地檢討檢討。”

好啦！老王再怎么檢討，是否有人講過一些閒話等等，就不用再細表，剪斷截說，放過去三個月的時間，再從兩只雞講起。

雞很頑皮又有些兒驕傲，當白靜珍在家時倒也表現良好，一等白靜珍下田勞動，它們就脖子一挺，目中無人地到處亂竄了。這一天，它們結伴闖進菜園，這裡一爪，那裡一啄，賽過挑吃剔喝公子哥、闊少奶。雖吃得盡如意，却毫不在乎地糟蹋了好幾塊菜田。

頑皮的孩子出去常會給大人惹事生非，使大人不得不紅着臉去給人家賠禮。白靜珍的孩子，沒有給她帶來這方面的麻煩，誰

料两只雞却怎么也不听教导。

生产科长嘛，正管这一段，听说菜田被这两个“破坏分子”搞得乱七八糟，怎能容得！必须追查雞的主人。雞的主人听说糟蹋了菜，也气得不行，连声咒骂着雞，除去没说宰掉，几乎把最坏的话都加在雞的头上了。老王好不耐烦地截住说：“埋怨雞干什么？它们懂什么。我是说你！”

静珍从来就是这样，真正是自己错了，她绝不没理抢三分。“教我怎么办呐，我也不愿意让它们捣蛋啊！”王继良说：“我是讲今后，再这样下去那可绝对不行！”静珍站在一旁思忖着，一时也提不出什么保证。过了片刻，老王忽然提出了一个主张：以家属委员会的名义来组织全体家属，共同负责把雞养起来。他设道，这样既不影响静珍下田，又不妨碍操持家务，还可以把雞儿管教得好。

静珍却不同意：“芝麻大的事还要麻烦别人！事情没办出个头绪，就擂大鼓敲响锣，人家会笑话呢！”老王听罢，说道：“你呀就是不碰南墙不回头，啥事都想争着自己干，你要是真当上场长，恐怕几万亩地你都要亲自动手去种哩。”静珍嗔怒地说：

“莫管怎讲，只要有一点点办法，我也不愿惊动大伙。”说罢，她转身去处理那两只雞儿了。

打吧，舍不得；说吧，白费话。人一着急生气，往往也能想出窍门，静珍一转眼见到一根木棒，忽然想到把一对调皮的雞拴到上面。

拴住不动，倒也省事，可也同时带来了恶果——一连三天，母鸡停止生蛋了。白静珍寻思，这么拴住它们还不是办法，于是放开大禁，带上小絆，每只雞腿上拴了一只老王的大鞋。

不料放开大禁的第二天，它们又惹了祸，这祸非同小可。雞散

步来到牟大嫂的門前，发现了一堆正在摊晒的干菜，便毫不客气地上去乱啄乱刨。牟大嫂正悶在屋里鬧情緒，鬧什么情緒呢？在切洋芋种籽的时候，她一边切一边往自己的飯袋里装，恰巧被老王同志发觉，批評了她，她恼羞成怒，屁股一拍手一甩，回到家里生沒头儿的气。一見鷄儿刨啄她的干菜，真是怒火不打一处来，下死力抛出一个坐凳，命中率真高，一下子把公鷄打了个扑天飞，落到地上干扑拉翅膀再也跑不动。

白靜珍听到这一切以后，既怨这位大嫂下手太狠，又觉得糟害了人家的东西，对人不起；既恨两只鷄儿沒有出息，又不由地心疼它們，簡直心乱极了。騰騰通通，在一片慌張的脚步声中，走进来隔壁的董秀英。

小董是个热性子人，心直口快，一进屋，就带着搬倒房樑才消气的架势，憤憤地說：“王嫂甭难过。常言說得好，打狗还需看主面，她这么无情也別怪咱无义，除非她別用着別人，我非和她碰一碰不可。”小董的大怒和实心的同情，一下子把靜珍招笑了。

“小董啊，你呀真是的，讲的这象啥話，这可不对。”

“不对？錯了你就剝去我的眼，生是她記恨王科长揭她的短儿，沒縫儿下蛆，找碴儿报复，有眼睛的人誰看不透。西屋范嫂也气得鼓鼓的哩！”

白靜珍越听越心急，狠瞪着小董說：“快別这么講話，怎能这么猜测人心，这要把大家的关系搞糟哩！打坏了鷄这本来應該，宰了它們也是真理，这事叫我碰上也难免不急哩！”

“算啦，我的王嫂，我知道你們黨員都这样，宁可憋住一肚子气，压住滿肚子冤，团結呀搞好关系呀，就不想想，跟这号人咋个团結！”

“快別說傻話啦，什麼你們我們的，你不是也申請參加黨了嘛，照這樣想可不行啊！”

一席話把小董說得啞口無言，不過看神色她並沒有真的服氣。靜珍接著又說“小董，沒有不費心的孩子，沒有省心的禽畜：這又比不得咱老家，宅是宅子田是田，這真讓我發愁：每天圈起來不行，不圈到地里損庄稼，到人家毀物件；咱說別給大家招麻煩，實際惹的麻煩實在多。依我看，就得按這麼办了，咱去找她商量商量，咱合伙養它，聽說她可是個養雞老手哩！”

找誰呀，就是找方才打雞的牟大嫂。小董思想通不過。“得了罷，我躲還躲不贏咧，找她，我才不挺着鼻子去碰灰哩！”

“你瞧你這個扭勁，你听我說，咱都是住這一排房一所院，沒有勺子不碰鍋沿的。大伙合計好，或是給雞蓋個草舍，或是我經管，大伙也幫着操些心，等母雞一孵窩，咱就有了大搞頭了。你說呢，好個小董咧，就這麼办吧！”

小董一雙大眼忽擱忽擱的，象是慌忙消化着靜珍的一番言語。靜珍緊緊望着她，等待着她的回答。

回答是乾脆的。“不行。我和這号子人搞不來。要搞啊我包啦！咱都是土里刨食吃長大的，誰又不會養個雞，我去找料，我蓋雞窩，看誰敢動我雞身上的一根毛。”

白靜珍的回答也很乾脆：“不行。”她繼續對小董說明這樣作的意義，指出了小董對人不對事的不該。小董还是很勉強，但到底順從了靜珍的主張。於是，兩人一前一後，向牟大嫂家里走去。

牟大嫂打罷雞，氣未得消，反而心中更加忐忑，忽見靜珍與小董找來，一個是笑容滿面，一個是面孔鐵板，干什么來的，牟大嫂判斷不出，但出于一種自衛本能，促使她瞪起敵視的雙眼，

摆出了“严陣以待”的陣势。这种冰冷而緊張的气氛，險些儿把小董冲回她自己家去，还是靜珍扯了她一下衣角，两人才自便地坐在了牟大嫂的对面。

白靜珍一提共同养鷄，还没待摊开全部計劃草案，牟大嫂臉色突然一紅，又由紅变白，咀角一撇，便开了第一炮：“你养的那是金凤凰，我們可不敢沾。”

小董立时頂撞道：“那你为什么打？”

牟大嫂很会选擇对手，她素知小董的秉性，說实在的，她不敢輕易碰這位潑辣的姑娘。而对于白靜珍，她心里很落实，即使自己再厉害一点，她也不会怎样，更何况，她所判断这眼前的情势，分明是白靜珍找来了助手，准是要和她来个大辯論。于是，她先发制人，集中火力扑向了白靜珍。“来干什么就說个清道个明，用不到先摆迷魂陣。不錯，我打了你的啥子狗屈金凤凰，又怎么样？你看是金凤凰，我看是禍害人的狼！哼，你們爷們是大科长是不是？那也不能任意禍害別人。咱內，到場部去說說，要嘛到法院，哪儿都有理講——”

这大嫂真是善于幻想，精于巧辯，气得小董头发根都要立起来，覺得此时空气分外稀少，胸悶腦脹的不行，但她想到怎么也不能不顧靜珍就自己走，所以强自克制，仍坐在似乎有刀刃的床沿上。

白靜珍眉毛微挑，翹着咀角，手抓着床沿，不露任何声色地問：“大嫂你講完了嘛？”

“依我說嘛，那好。我說你早就不該講这些！”靜珍說着，嗖地站將起来，牟大嫂反应好快，忙往后一退，順手抓起扫炕的扫帚。小董飞步跑在了靜珍和牟大嫂的中間。

靜珍忙拉开了小董，繼續說道：“大嫂你是明白人，也該好

好想一想。雞糟害了公家的菜园，毀坏了你的干菜，这都怪我的大意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評，可我什么时候打过科长的旗号，你可晓得老王怎么批評了我？够啦，別說那些有伤和气的閑篇，我确实是来和你商量正事。”

牟大嫂一手拿着条帚，一手捏着条帚毛，低头不語，不过依然气势昂扬，显然是在寻找着缺口，再次向对方发起攻击。小董这时插上来說：“別拿別人的好心当作馱肝肺，誰也沒那个閑工夫来找你抬槓。”小董这一搭言不打紧，可让牟大嫂找到了进攻机会：“是啊，是我找到你們炕头上打架哩！是我蛮不講理，把人家的好臉当魔神哩！”

“你呀，就是蛮不講理，就是！”說着，小董几步跨出了屋門。牟大嫂可发了慌，心慌咀可硬：“叫去吧，叫誰也不怕，把天老子請来，看能把我怎样。”靜珍忙說：“你放心，大嫂，我們实打实的是来和你商量事情，快別多疑。也許小董是家里的水滾了呢？”

其实，小董的确是回家了，不过她可沒有停脚，拿起一把刀，几根繩子，就奔正面的草滩走了。她是去砍沙柳枝，割茅草，要动手搭雞窩了。

說干就干，是小董的特点；善于带动串連別人，又是白靜珍的长处。經她二人一行动一串連，这一排宿舍的十一戶家屬，除牟大嫂外，全都投入了这一場战斗。不但垒好了两只雞的寬闊住宅，还給它們的下一代建了宿舍。趁这陣子比前些日子农活不忙，時間很短，就大功告成，傳扬出去，人人称贊。小董不知是出于高兴呢，还是故意給牟大嫂一点臉色，她弄了一張报纸，写了碗大的五个字——“金凤凰宿舍”，貼在雞窩的旁边。

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雞的問題算是剛剛安排停当，牟

大嫂却下決心非要搬家不可。往哪儿搬呢？哪儿都行。她說得異常堅決，哪怕是去住老鼠洞，只要離開這座院子就行。

白靜珍好像闖下了什麼大禍一樣，躊躇着在老場長門前轉了幾遭，才推門進去。屋裏除老場長外，還有繼良、金科長、小陳等數人。大家都招呼她快坐下。老王說：“她呀，坐不住，胸膛裏正在燒着火哩！”老金接過來說：“老王的眼睛真叫尖銳，把王嫂的心都能看得穿。”老場長是一位不大愛開玩笑的人，這回也幫了腔：“就得這樣啊，我們都象老王了解靜珍那樣，我們的工作就會干得更好啦！”

“算啦罷，那就會把工作搞得更糟，不信，你让他自己坦白。坦白。”靜珍對別人憨厚，對老王可有些刻薄，專能揭他的老底。

大家說笑一陣，說題轉到當前牟大嫂的問題上。依老王的意見，這不象靜珍說的那樣，絕不是誤會，而是由於不了解這件工作的意義，他建議開家屬大會展開辯論。別的人有的同意，有的則主張個別交談一下再說。最後老場長說：“依我看，那位大嫂是害臊啦，感到孤立有些難受啦。這樣就好辦，就應當先給她找個台階，讓她先站穩腳再談別的。先開個家屬委員會研究一下。不能一切問題都依靠大會批判辯論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，先讓大家找門路想點子。”

正在召開家屬委員會的當兒，又節外生枝，打亂了原來的一切部署。

原來牟大嫂的丈夫，從新建的第四生產站回來了。這位老兄對待愛人有些兒忽冷忽熱的毛病，平素對愛人是事不多問，咋說咋好，他只顧悶頭賣力地搞他的工作，對愛人的閤氣耍嬌、思想動態很少關心注意。可是，一旦要是愛人鬧出了什麼不美氣的事

来，他可比万門大炮还凶，就会以猛烈的火力和爱人鬧个天翻地复。

听吧！丢人，死落后，木头脑瓜……如此等等，声如悶雷，从牟大嫂的屋中陣陣傳來。家屬委員們哪还有心开会，有的側起耳朵听，有的搖頭長嘆，听着听着，靜珍一揮手，向委員們招呼道：“走！”上哪儿？大家沒管，只听指揮員一說，頓時都跟在靜珍后面，逕直向牟大嫂的房子奔来。

进屋一看，嚯，好家伙，牟大嫂的丈夫大概是出于“恨鉄不成鋼”吧，正拿着一根木棒对着牟大嫂要“炼鋼”哩。靜珍也不知哪来的一股气力，蹭的一步跳将过去，厉声喊道：“不許你打人！”同时繳了他的械，小董接过木棒哧哧拍拉折成了数节。家屬委員們也都喊着：“不許你这样！”

牟大嫂的丈夫，面对这几位气势汹汹的娘子軍，未敢反抗，步步后退。而牟大嫂却步步前进，逼近白靜珍：“我們家务事你少管，用不着你管，給我滾！”牟大嫂充分表现了老羞成怒，見白靜珍等人突然闖入，看到了自己家中这一难堪局面，并把丈夫一下子吓得由豎毛的老虎变成了蜷縮刺猬，覺得有伤体面，不能不挺身而出。

“滾？說得好听，还要在这儿开会哩，辯論辯論，看誰对誰非”。小董也挺身而出。这时，牟大嫂的丈夫憋得臉色通紅，并不为妻子的“勇敢”而和她搞統一战线，反而喘吁吁地說：“离——离婚，坚决离——离婚，这种日子再不能过了。”牟大嫂一听，仿佛背后的大牆倒了一扇，便双手一拍大腿，連风帶雨地哭嚷起来。

“不能过了？誰說的，我看看！”

众人一看，說話的是老場长，他直走到牟大嫂的丈夫面前，

又說道：“能喝令荒灘缺糧的英雄，可不一定斗得過聯合起來的婦女，你被圍困了，這種滋味是不好受喲！”

“場長你是不知道，這種人真是另一路，死落后，不講理，實在沒法辦——”未待牟大嫂丈夫講完，白靜珍插進來說：“你又辦了什麼啦？你，竟想打人，這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糾紛呢？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！”一席話，說得牟大嫂丈夫垂頭不語。靜珍又對老場長說：“場長同志，家屬有了問題就是和干部們有關係，不懂亂攪合。場黨委不加強干部思想工作，我們的家屬工作就沒有法搞好。”

“這恐怕只說對了一半，只能說對搞好家屬工作有一定阻礙，誰也代替不了誰的思想喲！”老場長笑着对大家說：“個人要是不求前進，用火車拉也拉不快。對干部是要加強教育，重視家屬工作。你們呢？有沒有拉過後腿的且不說，怎麼大力支援增產丰收呢？咱們來個挑戰，搞個競賽怎麼樣？”

老場長如此一說，不知為什麼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牟大嫂身上，好象這就是能領導她們挑得起戰、竟得起賽的主帥。不過，這主帥可不是理想的那麼凜凜威風，她呆癡了好久，好不容易地說出，要抽個時間和老場長談上一談。

“現在談就行，我就是專來料理咱這後勤部隊的。白靜珍，你們把這位男同志拉走，也和他談一談。”

“算了吧，我——我有什么可談的。”牟大嫂的丈夫抓起床上的上衣，匆忙地撥開眾人，竟想溜之大吉。“田里的工作忙啊，我得趕快回去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能走！”

“叫他走，走，到那邊屋里去。”

一片雜亂的聲音，盪漾着歡樂的波浪，把牟大嫂的丈夫卷走